

世界诗苑英华

顾问/季羡林/赵萝蕤/主编/姜桂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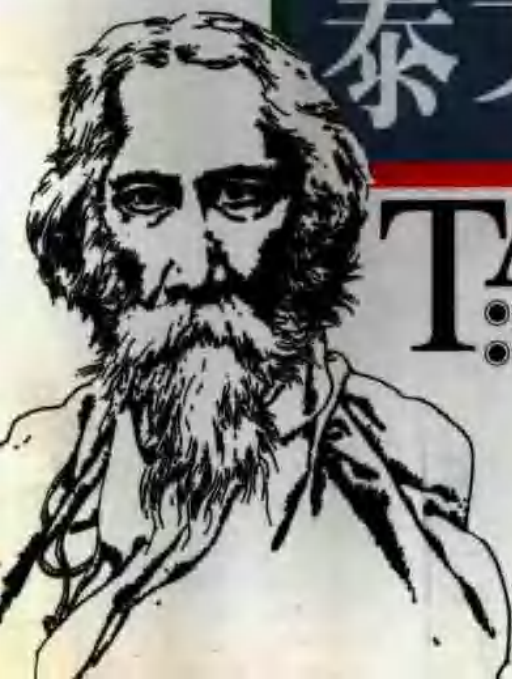
泰戈尔

卷

TAGORE

●吴岩 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世界诗苑英华
泰戈尔卷

吴岩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世界诗苑英华

泰戈尔卷

吴岩译

责任编辑 焦世瑜

封面设计 牛钧

内版设计 赵岩

责任校对 张华芳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80 千字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5607-1735-7/I·126

定价：(全 10 册) 118.00 元

序

诗言志，诗缘情。诗，是走在灵魂高处的一种歌唱；诗，是隔膜心灵间的一道彩虹；诗，是喧嚣城市里匆匆过客的风尘行囊；诗，是疲惫荒漠中旅人的灿烂星空。它让千万不同肤色不同血缘的人共同守卫一方圣土；它让我们的心灵因着同一种纯净的语言而返朴归真。诗，是人类艺术园地中的一枝奇葩，它伴随着历史走过了洪荒野火，走过了血光剑影，走过了花前月下，走过了车水马龙……

在群星闪烁的世界诗苑里，有十颗璀璨夺目的巨星：拜伦、雪莱、歌德、海涅、普希金、惠特曼、裴多菲、叶赛宁、泰戈尔、艾略特。十位诗人的创作风格迥然不同，有的如高原放歌，有的如幽谷鸟鸣，有的如春风满月，有的如雪莲冰峰，可谓各领风骚，异彩纷呈，充分显示着诗人独特的生命个性和心路历程。如燃烧着反叛热情的拜伦，以英雄的孤傲独步古今，高举“虽破而仍飞扬”的自由旗帜，“像一阵雷雨迎着狂风”；如云雀鸣唱的雪莱，则像“欢乐的精灵”，“从地面升腾，/高飞又高飞”，天真而执著地预言着梦幻般的未来，犹如安琪儿在空中枉然地拍着雪白的翅膀；诗坛哲人歌德，面对高山大川遐想联翩，独自沉吟：“一个小小的圈儿/限定了我们的生命，/一代接一代/永远延续着/他们那无尽的/生命之链”；讽刺大师海涅，一边辛辣幽默地嘲笑国民议会里驴子们的选举，一边为爱之伤痛“眼泪寂寞地长流，/静静地流着、流个不停”；“不落的太阳”普希金忧郁地在荒原上播种着自由，他春风般的情爱是“美妙的一瞬”，感受她会激发人的生命、眼泪、灵感与诗情；革命的旗手裴多菲为祖国血洒疆场，他的爱情“被黎明的号角唤醒，/在被太阳吻红了的大地上，/它扬起那甜蜜的歌声”；孤独的歌手惠特曼倾

心于美利坚多姿多彩的欢快曲调，放声高歌“我自己”，高歌灵魂与肉体；“乡村最后一个诗人”叶赛宁面对机器轰鸣中滑落的血色黄昏，“站在落叶缤纷的白桦间，/参加它们诀别前的祈祷”；东方诗圣泰戈尔以新月初升般的清纯颂扬人、神与自然：“这薄而脆的酒杯，你再三地饮尽，总是重新斟满新的生命”；西方诗坛巨人艾略特在一片无爱的荒原上悲诉：“我们是空心人”，“头颅塞满了稻草”，“让我们走吧，你和我，/此时黄昏正朝天铺天/像手术台上一个麻醉过去的病人。”一个诗人就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存在与呈现，一个诗人就是一种独特的生命启示与象征。十位诗人的创作蕴含着高度浓缩的情感体验和人生精义，开掘了自然、社会、人生潜层结构中的诗情意蕴。他们的诗作为生命世界的文化阐释提供了无限可能，其不朽的魅力已超越时空，向着未来、向着生命开放。阅读这些诗人的名篇佳什，你会感到仿佛历史在跨越时间隧道，诗人正举步向我们走来，世间万物，栩栩如生，气韵精神，勃勃跃动……

《世界诗苑英华》集录了上述十大诗人的诗歌精品，每位诗人的作品自成一卷。十卷名著的译者赵萝蕤、查良铮、吴岩、钱春绮、兴万生、杨熙龄、杨武能、顾蕴璞、张子清等先生均是中国著名翻译大家，他们丝丝入扣、准确传神的译文妙笔，确保了名著的高水平高档次。更为荣幸的是，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赵萝蕤先生欣然应邀担任这套丛书的顾问，在百忙中给予多方指导，并为丛书题词，愈使本书增辉溢彩。

在丛书的编选过程中，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单位的朋友们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意。

愿《世界诗苑英华》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美的享受；愿《世界诗苑英华》成为读者的良师益友。

姜桂栩

1996年12月

前 言

我国青年喜欢泰戈尔抒情诗的人很多；好像学校教材里倒很少收有泰翁的诗篇。我也不想选择几首来作具体的赏析。一则是泰戈尔的诗篇大多数是清新、流利、隽永的，文字上一般没有什么费解之处，有些诗我们感到朦胧晦涩，往往与他的哲理不大好懂有关。二则是看来泰戈尔也不大赞成“嚼饭哺人”式的解释，倒愿意读者直接领会和品味诗篇。他说：“在文学艺术里，比喻是我们的情绪熏陶的象征，它激起我们的想象，可并不拘留我们的想象。”“雪莱在他的云雀诗里倾泻出的形象，我们对之评价甚高，因为它们不过是对我们的无法计量的美学享受作些启发罢了。……因为这诗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流动有致，在于它的虚怀若谷，默默地承认它没有用最终定局的词儿把诗意说尽。”泰戈尔的自己的诗篇也都是并不把诗意说尽的，他用比喻熏陶读者，用形象启发读者，让读者从而进行再创造，驰骋他们的想象，从而得到“无法计量的美学享受”。我在这个问题上遵从泰戈尔

的意见；这篇“前言”里只是以一个译者的身份，就平时所接触到的资料，多少提供一些，但愿多少有助于读者理解泰戈尔其人其诗，多少能激起读者的想象而不是束缚他们的想象。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于1861年5月7日生在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那是当年英印帝国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他的祖父生活豪华、乐善好施，是商贾时代的“王子”。他的父亲生活简朴，研究吠陀和奥义书，人称“大仙”。“大仙”生了14个子女，罗宾是他最小的儿子。罗宾8岁开始写诗。11岁时跟“大仙”漫游喜马拉雅山，夜唱“颂神曲”，听父亲讲天文学。14岁时写的叙事诗长达1600行，即以喜马拉雅山为背景。

1878年罗宾去英国留学，1880年即辍学回国。他对国内外的学校教育都不感兴趣，主要是在一个植根于印度古典哲学思想和文艺传统的家庭里自学成材的。1891年奉父命下乡管理田产，同佃户有些接触，触发了改造农村、“更合理地分配财富”的幻想。1901年，在圣谛尼克坦办了一所学校；并开始担任《孟加拉观察》杂志编辑（前后共计6年）。1905年，创办政治性月刊《宝库》，积极参加反对英国殖民当局分裂印度的斯瓦代什运动。后逐渐与群众运动产生隔阂，1907年，与领导民族自治运动的国大党领袖意见分歧，退隐。陷入痛苦和矛盾，转向自我思想的清理和

净化，埋头创作和教育工作。1913年因英文诗集《吉檀迦利》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15年英国授予他“爵士”称号。由于事实的教训、印度本土和国际政治斗争的日益激化，泰戈尔的思想逐渐变化发展。1919年英国殖民当局血腥镇压印度阿姆利则城人民，泰戈尔愤而放弃英国封他的“爵士”称号。从此，他面对现实，关心印度的命运和世界大事，日益坚强地走上了反帝、反殖、反法西斯的战斗道路，直至1941年8月7日溘然长逝为止。

一般把泰戈尔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即：退隐以前；退隐之日；放弃“爵士”之后。相应地，一般也把他的诗歌创作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泰戈尔前期的诗歌，成熟于19世纪80年代最后几年，可以说是绚烂极了，他写了大量歌颂自然、人生和爱情的抒情诗，也发表了以《故事诗集》为代表的反对封建主义、歌颂爱国主义的叙事诗。中期，颂神、颂儿童的诗篇和哲理的诗篇，比重增加了，有的比较朦胧晦涩，除了弥漫着宗教观念外，始终贯彻着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时常反映出他忧国忧民的情思。《吉檀迦利》是中期的代表作。季羨林先生认为：由于思想上的矛盾，泰戈尔“是有双重性格的：一方面是光风霁月、宁静淡泊、慈祥肃穆；但是另一方面却是怒目金刚、剑拔弩张、怒发冲冠。”而表现在文艺创作，特别是诗歌上，相应也有同样的两个方面。早期和中

期，“光风霁月”的诗歌比重比较大；后期他站到反帝、反殖、反法西斯的前列，有不少重要的诗篇，那真是金剛怒目，剑拔弩张了。

泰戈尔自称“创立了一种人生哲学”。而这种哲学又含有“强烈的情绪质素”，“能歌咏，也能说教。”“像天际的云，能化成一阵时雨，同时也能染成五色彩霞，以装点天上的筵宴。”所以，知道一些泰戈尔的哲学，对于理解和欣赏泰戈尔的诗篇是有点儿帮助的。

跟“大仙”一样，罗宾的哲学思想的基调，还是印度古代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奥义书》的类似泛神论的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宇宙万有，同源一体，这个一体就叫“梵”。“梵”是宇宙万有的统一体，世界的本质。人和自然都是“梵”的一个组成部分，互相依存、关联。泰戈尔以神或“梵”为一方，称之为“无限”；以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人的灵魂为一方，称之为“有限”。“无限”与“有限”之间的关系，是泰戈尔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也是他的诗歌经常接触到的问题。跟传统哲学不同的地方是，泰戈尔把重点放在人上面，认为神和人互相需要，甚至认为只有在人中才能见到神。

泰戈尔认为：人凭藉五官的感觉，遇到自然界的色彩、光明、声音、运动，便是一大喜悦，因为他由此感受到了“无限”的讯息或“呼唤”；人的创作灵魂对这种“呼唤”作出感应和回答，便是文学艺术。“世

界的吐气在我们的心灵的芦笛上吹奏着什么样的调子，文学就努力反映那个曲调。”有时候，泰戈尔也把这个所谓“无限”的呼唤，称之为“天堂的幻象”，例如他在《断想钩沉》第98节里说：“我相信这天堂的幻象可以见之于阳光里，大地的苍翠里，溪水的流动里，春天的欢乐里，冬晨的安宁里，人脸的俊美里，以及情爱的丰富里。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个地方，天堂的心灵都是觉醒的，它放送出它的声音。这声音送进我们内在的耳朵，我们自己却不知道。它弹拨调弄我们的生命之竖琴，鼓励我们寄憧憬于无限……”

也许你觉得泰戈尔这一套哲学、美学思想太玄了，也许你不以为然；可你总得多少知道一些泰戈尔是怎么想的，你才能独立思考。

印度中世纪毗湿奴派诗人笔下的神，不是抽象的，而是人间的，灵肉结合的，他们的神秘主义的颂神的歌曲，往往采取情歌的形式；孟加拉的民间歌手，也把天神称之为“我的心上人”。——泰戈尔的颂神曲，大抵脱胎于这个古典的和民间的传统。

泰戈尔笔下的神，并不经常在天堂里或寺庙里；“神在农民翻耕坚硬泥土的地方，在筑路工人敲碎石子的地方。炎阳下、阵雨里，神都和他们同在，神的袍子上蒙着尘土。”神也很民主，很和蔼可亲，“上帝寻找志同道合的人，求索仁爱；魔鬼则搜索奴隶，勒令服从。”所以，人对神是熟不拘礼的：“你明明是我

的主，我却称你为朋友。”“诸天之主啊，如果我不是你的情人，你的情人会在哪里呢？”

《吉檀迦利》是一部颂神的诗集，泰戈尔以温柔的笔触，抒写了对神的深情和痴情，描绘了“神人合一”的爱，以宣扬他那“神人合一”的哲学。叶芝为这首诗集的初版本写的序，作了美丽的赏析，不可不读。叶芝甚至认为：“情人们在互相等待的时候，低吟这些诗篇，就会发觉这种对神的爱是个魔法的海湾，他们自己的更为痛苦的热情，可以在其中沐浴而重新焕发青春。”

泰戈尔也写了不少儿童诗，把儿童的心态和童年的诗意点染得有声有色。对泰戈尔说来，颂儿童也是为了颂神，因为“上帝借助于每一个儿童，在成人的大门口重复它的呼唤。”（《断想钩沉》58节）

泰戈尔相信宇宙万有的基本精神是和谐与协调。因而主张协调的手段是伟大文明的基础，“一切存在的矛盾都在爱中融化、消逝。”他崇拜的是爱，他宣扬的是爱的福音，是绝对的泛爱主义。他从这样的宇宙观出发，去观察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少不了要在理论上犯错误，实践上碰钉子。

泰戈尔的一部分诗篇，可以说是诗哲对宇宙、人类的“和谐关系”以及对世界的“爱的表现”所作出的呼应，例如那些颂神、颂儿童、颂大自然乃至颂青年男女之情的诗。他那“神人合一”、“物我一如”、

“泛爱主义”的思想，在这个范围里似乎是讲得通或有点讲得通的（至少他觉得是如此），那点哲理倒也赋与了诗篇一种独特的意境和情趣。

然而，在人类社会里，问题可不像诗人想得那么简单、天真。泰戈尔热爱众生，在他看来，既然众生都是梵或神的变体，那么众生都应该是自由、平等的。然而，当时的印度正处在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泰戈尔既然热爱人民热爱祖国，亲眼看到他所热爱的一切受到凌辱和蹂躏，势必自然而然地引起他的愤怒和憎恨。爱与恨是一对孪生兄弟。这就是为什么泰戈尔在前期写了《故事诗》借古喻今，既反对封建压迫和种姓制度等等劣习，又歌颂抵抗外族欺凌的英勇斗争的缘故。即使在中期思想苦闷之际，他也写了不少忧国忧民的诗篇。到了后期，由于印度本土和国际上的斗争日益激烈，泰戈尔的愤恨突破了他的哲学和社会思想的局限，他终于表示，“对于那些不爱人民的人是很难发出爱的感情来的，”他也克服了“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剧本《摩克多塔拉》歌颂了人民群众的暴力斗争。他从此自觉地走上反帝、反殖、反法西斯的道路。他写诗揭露意大利法西斯对非洲的侵略，谴责日本法西斯祈求菩萨保佑他们对中国的血腥侵略。他断言中国是征服不了的，中国人民空前团结，“正为那个国家创造着一个新的世纪。”他预言洪水消退时，“人类历史上会出现新的一章。说不定黎明会从

这一面出现，从太阳出升的东方出现。”

泰戈尔笔下的情诗，写的多半是乡村青年男女“单纯如歌曲”的爱情。他认为“爱便是充实圆满的生命。”“我对她的爱情，是我旺盛生命的流动，仿佛河水在秋天泛滥，泰然恣意奔腾。”他写过“空前诗化”的剧本《齐德拉》，他的传记作者认为这个剧本反映了“什么是美，什么是男女关系的永恒基础。”泰戈尔利用戏剧情节的发展，提倡“心灵美”，主张在爱情里觉醒，就是“觉醒于奋身干一番事业的世界里。”爱情是灵魂的富裕，敢作敢为，坚韧不拔，并不是醉心于甜甜蜜蜜而已。

泰戈尔是有他的生命哲学的，他认为宇宙中全是生命，全是运动，全是变化和发展。他认为生命是不死的，万物生生不息。雪莱说：如果冬天来了，春天也就不远了。泰戈尔却说：冬天脱下外衣，便是春天，所以他写了个戏叫做《春之循环》。他在这个戏里还叫那怕死的国王听听宫外人民的大哭小喊，指出这是生命对生命的呼喊，如果国王内在的生命不为所动，毫无反应，那就有理由担忧自己“正在死亡”了。国王倒有点儿“开窍”，他说：“如果我们继续活下去，我们就必须使我们的生活无愧于长命百岁。”对于一切想活下去，想长寿的人，这话都是挺有意思的。

泰戈尔在《断想钩沉》里，也一再提到长生不老与不朽，而且说得更深更透：“在我们要想长生不老的

欲望里，我们祈求衣食享乐的永久，却忘掉了不朽乃是再三地超越生命的规定形态”。他在另一节里又说：“生存的真正意义就是超生，这就是永远生长得超越它本身，更上一层楼。”他还打了个譬喻：果实里的种子还没有成熟时，它紧紧依附在树木上；种子成熟了，便放松了这种依附。“果肉香了，甜了，超脱了，奉献给需要它的众生了。鸟儿啄它，损害不了它，风暴把它刮下来，甩在尘土里，也毁灭不了它。它以它的舍弃，证实了它的不朽。”用我们的话来说：人生在世，如果能不断地提高自己，更上一层楼，而且不惜牺牲自己，作出奉献，那就是不朽或近于不朽了。

泰戈尔 80 岁生日时写的诗篇中说：“今天我的袋子是空空的，一切我必须给的，我统统给掉了。”同年 8 月 7 日，他溘然长逝了，他以他的大量奉献（50 多部诗集、12 部中长篇小说、100 多篇短篇小说、1500 多幅画，以及大量的歌曲和文学、哲学论著），证明了他的不朽。

*

*

泰戈尔主要是个诗人。他的诗篇，最初都是用孟加拉文写的。及至他亲自译成英文的诗集《吉檀迦利》获得 1913 年诺贝尔文学奖后，他又继续从他的大量孟加拉文诗篇中选择、翻译了《园丁集》《新月集》

《情人的礼物》《遐想集》等 10 个诗集，这 10 个英文诗集，可以说是泰戈尔要介绍给印度以外的全世界读者的自选集。我根据最早最完整的版本，把这 10 种诗集译成汉文后，合成一大册，名之曰《心笛神韵》，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便是由《心笛神韵》中选出来的。10 种诗集各选若干，但不是平均主义的；入选各篇又都是完整的，没有任何删节。限于水平，选择和翻译中想必还有不妥之处，尚祈读者和专家不吝指正。

吴 岩

1996 年盛夏于上海

目 录

前 言	(1)
序 诗	(1)
吉檀迦利 (1912 年)	(4)
园丁集 (1913 年)	(22)
新月集 (1913 年)	(51)
采果集 (1916 年)	(65)
飞鸟集 (1916 年)	(79)
情人的礼物 (1918 年)	(91)
渡 (1918 年)	(104)
遐想集 (1921 年)	(113)
流萤集 (1928 年)	(143)
集外集 (1942 年)	(154)
附 录	(200)

序 诗

我在这儿把我的诗篇献给你，
密密地写满这个本子，
仿佛一只笼子里挤满了鸟儿。
我的诗句成群地飞过的
那蔚蓝的空间、那环绕星辰的无限，
可都留在诗集外边了。
从黑夜的心头摘下的繁星，
密密地串成一条项链，
也许可在天堂近郊
珠宝商手里售个高价，
然而众神会惦记、怀念
那神圣而不分明的空灵价值。
且想象一首诗歌，像飞鱼，突然
从时间的静默深渊中闪烁地一跃而起！
你可想把它网住，